



武陵山下

张行 著



武陵山下

张行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武 陵 山 下

张 行 著

责任编辑：张永如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6年3月新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660,000 印张：25.5 印数：1—6,000

书号：10456·44 定价：(平装)5.40元 (精装)6.20元

新书目：85—21.23



作者近影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反映湘西剿匪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。描写了建国初期，我人民解放军某部挺进湘西，执行毛主席关于“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，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”的指示，深入发动群众，组织群众，武装群众，军民团结战斗，彻底肃清了为祸几百年的湘西匪患，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颠覆阴谋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，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道路。

小说塑造了营教导员兼区委书记赵红桥热爱人民，仇恨敌人，机智勇敢，胆大心细，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的英雄形象。揭露了匪首聂玉蛟等极端凶残狡猾而又极度虚弱的反动本质。此外，农会主席高二佬、解放军班长王豹、妇女主任高亚男、老贫农高永太、苗族老人石兆和等一些人物，也刻划得栩栩如生。故事情节生动曲折，语言朴素流畅，生活气息较浓，读来引人入胜，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量。

目 录

序 曲	挺进湘西	(1)
第 一 章	凤凰侦察	(20)
第 二 章	初战茶坪	(58)
第 三 章	冲破阴霾	(79)
第 四 章	风波骤起	(118)
第 五 章	成立农会	(173)
第 六 章	险洞夺粮	(206)
第 七 章	苗汉一家	(250)
第 八 章	挤尽匪枪	(300)
第 九 章	深挖匪根	(354)
第 十 章	引蛇出洞	(384)
第 十 一 章	密锣紧鼓	(434)
第 十 二 章	铁马金戈	(477)
第 十 三 章	乘胜追击	(530)
第 十 四 章	气贯长虹	(564)
第 十 五 章	夷平暗礁	(595)
第 十 六 章	火烧匪徒	(644)
第 十 七 章	打拉结合	(677)
第 十 八 章	余洞捉鳖	(733)
尾 声	山高水长	(800)

挺进湘西

一九四九年秋天，人民解放军在突破长江天堑以后，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，继续向着尚未解放的国土举行大规模的进军。

大江南北，到处都展现着大进军的势头：一列列军用火车，在铁路上飞驰；一溜溜望不到头的汽车、马车，象流水一样在城乡公路上奔跑；一艘艘木船，拉满风帆，在劈波破浪地开进。在那硝烟弥漫的最前方，指战员们头顶骄阳，脚踏焦灼的土地，穿过田野，飞越山岭，横跨江河，正奋勇前进！

国民党军队象决堤的洪水，向南流窜。这帮强盗所过之处，洗劫城市乡村，屠杀无辜群众，焚烧工厂，炸毁桥梁……解放大军追过了萧条破败的城镇，追过了野草丛生的水网稻田……车站，码头，路口，到处都有被我军打坏的大炮、坦克、汽车、装甲车，到处都是国民党丢弃的伤兵，到处都能碰见战士们押送的俘虏群。

苦难深重的江南人民，从低矮破烂的屋子里走出来，有的光着脊背，有的抱着瘦骨嶙峋的婴儿，有的拄着讨米棍……他们挥舞着红旗，擦着热泪，高喊着口号：

“热烈欢迎解放大军！”

“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！”

……

战士们迈着沉重的步伐，肩负着人民的希望，在欢呼声和鞭炮声中奋勇前进着。大家只有一个信念：敌人逃到哪里，我们就追到哪里，哪怕是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消灭这伙匪帮！

在大进军的行列里，在追歼逃敌的战斗中，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，挺进到了峰峦重叠、气势磅礴的武陵山下。

武陵山区，秋高气爽。金灿灿的太阳照在翠绿的松杉树上，闪动着一缕缕金光。清浪河里倒映着一半蓝天，一半树影，象在微风中展开的缎带，轻轻抖动。

河岸边，山沟里，一溜一行的队伍，肩着钢枪，背着背包，挥着汗水，在向西挺进。他们也象各个战场的解放军那样，南征北战，跨越了千山万水，日夜兼程地前进。战士们已经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了。他们的军装浸满汗渍，眼睛网着血丝，一个个却是精神饱满，斗志昂扬。

部队正在爬坡。忽然，山坡上有人举起了广播筒，大声呼叫起来：

“同志们注意！同志们注意！有特大新闻广播，有特大新闻广播。”

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。这时，宣传队员开始用高亢激昂的音调，大声宣告：

“同志们！战友们！春雷一声震天响，一轮红日照山川。今天，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，北京举行了开国大典。我们敬爱的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，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；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！天安门前的礼炮，响彻宇宙上空，震撼全世界。我们可爱的祖国，象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，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。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！”

行军行列里，顿时一片欢腾：

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”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指战员们欢呼，歌唱。歌声，欢呼声，象春雷滚滚，在清浪河谷震荡，在武陵山上空滚动。宣传队员的声调越来越激昂了：

“在这举国欢腾的时刻，让我们放声歌唱吧！歌唱伟大光荣

的党。党啊，我们亲爱的母亲！您的光辉旗帜，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。敬爱的毛主席啊，您的光辉思想，指引我们亿万工农，把旧世界埋葬，把历史的新纪元开创……”

宣传队员那滚烫的语言，把指战员们的思想带到了长城内外，大江南北，汇集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。大家翘首北望，多想长上一双翅膀，凌空而起，飞到北京，去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检阅啊！

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打出来了。旗手站在路旁的高坡上。一位身躯高大的军人，抬起两道又黑又粗的剑眉，闪动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，望着那面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。忽然，他飞身跨上一匹枣红色战马，跑上高坡，接过红旗，高高举起。他在马屁股上拍一巴掌，战马扬起头，一声长嘶，放开四蹄，奔跑在行军路上。五星红旗在灿烂的阳光下面迎风飘扬，人们对着它欢呼，歌唱。它经过哪里，哪里的队伍立即打出一面又一面战旗。在那些鲜红的战旗上，分别绣着“钢铁连”、“英雄营”、“渡江先锋”等等称号。刹时间，行军行列里红旗似锦，歌声如潮。每一面战旗，都是新中国的一块奠基石；每一支歌曲，都在歌颂祖国的新生。

五星红旗飞过绿树掩映的山沟，又飞上了青松挺拔的山岭。这时，有一个声音在大声喊：

“赵红桥，你来一下！”

那位身躯高大的军人听见喊声，立刻纵身跳下马来，插上五星红旗，对着一位个子瘦瘦的首长敬了礼，扬声问：

“参谋长，有什么新任务？”

团参谋长看见他那黑里透红的方脸盘上，沁出了一颗颗晶莹的汗珠，亲切地笑了笑说：

“你这个人啊，开口就是新任务！”

说完，交给他一张纸。赵红桥随即展开那张纸，一口气把它看完，才用拳头擦了擦额上的汗水，黑眼珠骨碌碌地滚动着，正在思考着什么。

两人站在五星红旗下望着远方。远方是重重叠叠的高山峻岭。金色的阳光，照在那些巍峨挺拔的山岭上，使得那些山峰显得更高更美了。山路上，战士们的欢歌笑语，伴随着喀喳喀喳的脚步声，在他俩耳边响着。参谋长是红军老战士，负过多次伤，个子很瘦，但是精力充沛，每次战斗都跑在前面。赵红桥看上去约有二十五六岁年纪，一米七八的个头，肩膀很宽，身板很直，穿一身洗得有些泛白的草绿色斜纹布军装，下面打着绑腿，腰带上挂一支小巧的手枪，显得精明强干，朝气蓬勃，浑身都充满着青春的活力。这两个人看着行军行列，回顾着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。一幕幕有声有色、威武雄壮的活剧，在他们的眼前展现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

是啊，为了夺取政权，把我们祖国引上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，我们党走过了二十八年的路程。这二十八年，我们同国内外的敌人，进行过无数次斗争。回顾过去，展望未来，两人的心情都很不平静。参谋长正想说点什么，瞥见赵红桥突然瞪大了两眼，从一个宣传队员手里抢来一张报纸，一只喇叭筒，象箭一样射上了山岭前面的那块大青石。一会儿，那里就传来了他那洪钟般的声音：

“现在广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。”

山湾里的歌声和口号声立刻安静下来，只有那风卷红旗呼啦啦飘，只有那大进军脚步喀嚓喀嚓响。

“……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，在反对美帝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，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……但是，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……”

“同志们，我们命令你们：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，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，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，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，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……”

赵红桥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，声音

清晰嘹亮，充满了革命豪情。全体指战员一边听，一边都在默默地向党保证：我们一定将革命进行到底！

广播完这道命令，赵红桥一阵风似的跳下那块大青石，把喇叭筒交给宣传员，迈开大步，向前走去。他赶上了团参谋长，两人一起往前走着。参谋长望了望他那张汗涔涔的笑脸，显然很满意他刚才的行动，止不住夸奖了几句。

顿住一会，参谋长又指着一面“攻如猛虎，守如泰山”的战旗，轻声问：“唔，你还记得那次战斗吧？”

赵红桥望了望那面战旗。战旗上有子弹打穿的几十个窟窿，战旗的左角上还留着血痕。赵红桥在那个连队当排长的时候，曾经举着这面红旗，第一个把它插上了全团攻克的主峰。旗上染的就是他负伤后的鲜血。他不仅记得那次战斗，还能一个一个地说出烈士的名字，一件一件地说出那些英雄战友的丰功伟绩来。他抬起头，望了参谋长一眼，回答说：

“我记得，那时候，是你这个连长，率领我们排去打突破口……”

“是哇，是哇。突破口打开了，前进的障碍看来也扫清了，没有想到，刚刚发起冲锋的时候，发现敌人在半山腰有一个暗堡。就在那个暗堡前面，倒下了一些战友！”

随着团参谋长那急促的声音，赵红桥眼前立即浮现出当时的战斗情景：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冲锋，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反扑，战斗越来越激烈，全排只剩下十多个人了，暗堡还没有拿下，后续部队正在往前拥。战士们个个都急红了眼。这当儿，连长举起手枪，指着敌人的暗堡喊：“共产党员，站出来！”全排人都站过来了。党员和非党员，都站在一条冲锋线上。大家都争着交出了自己仅有的东西，仅有的钱，作为最后的党费。非党员提出了恳切的要求，要求在他们牺牲后，党支部能追认他们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接着，大家喊着口号：“为了新中国，冲啊！”一口气打下了暗堡，攻上了主峰！

参谋长见他不说话，就问：“赵红桥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赵红桥明白，参谋长在这时候提起那次战斗，绝不只是叫他去回忆那一页光荣战史，而是要他看看走过的路，想一想未来。未来是个什么样子，他可说不清。不过，在胜利的时候去看未来，他觉得展现在眼前的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沉默一会，他回答参谋长说：“我在想，新中国成立后，还需要我们去打开许多突破口，攻下许多暗堡，扫清前进道路上的许多障碍。但是，上有党中央，下有人民群众，党员只要不脱离这两条，就没有攻不下的碉堡，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！”

参谋长点着头说：“你这样想，对嘛！希望你任何情况下，都能这样做。”

听见参谋长说“在任何情况下”，赵红桥预感到有什么新情况，再看看这位首长那双眼睛老是盯着他，便锐敏地问：“怎么？有新任务？！”

参谋长没有直接回答他，闪动着那双深邃的眼睛，微笑着说：

“我就知道，你这个人争任务是没有个完的！现在先不谈新任务，团党委决定把你留下来……”

赵红桥一反刚才那种沉着冷静的常态，急辣辣地说：“参谋长，你说什么？在大进军的时候，把我留下来？在庆祝开国大典的时候，把我留下来？参谋长，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别急啊！”参谋长看见他那毛焦火辣的样子，解释说，“形势发展很快。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。为了巩固这个胜利，发展这个胜利，我们军队不仅是战斗队，而且要变为工作队。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，上级党委决定办一个培养地方干部的学校，为开辟新区工作做好准备。团党委研究派一批骨干，由你带去学习……”

赵红桥简直不敢相信这消息是真的，但听说是团党委会的决定，当然又不能不信。这样一来，他就没有再说什么。只听参谋

长说：

“我们正向湘西挺进，马上就要解放武陵山区了。湘西战略地位很重要，曾经是我们红军的一个根据地，又是土匪横行的地方。湘西的匪患有几百年历史，人们把它比做中国的盲肠。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条盲肠割掉，使我们祖国更健康，把这秀丽的山区建设得更壮美。任务光荣，担子不轻啊！”

赵红桥点点头说：“我明白：割盲肠不容易，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，建设好新中国，更不容易。这是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去做的事情。”

“是啊！”参谋长严肃地说，“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，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。破坏旧的东西毕竟容易些，建设新社会将会困难得多。我们只能一边打碎旧的东西，一边建设新的，这就需要学习。叫你留下来，不是让你去休息，而是让你到另一条战线去打突破口。懂吗？”

赵红桥听着参谋长这些话，重温着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，好象听见了天安门广场的隆隆礼炮声。他听着，想着，脸上焕发出青春的光彩，两眼一眨也不眨地望着前方。一种为革命事业献身、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的崇高思想，在血管里奔流，充塞着整个身心。他觉得信号早已发出，军号已经吹过，是更快地催开战马，向前飞奔的时候了。他转向团参谋长，满怀豪情地说：

“参谋长，你放心。真正的共产党员，是不会在胜利面前停步的。”

参谋长很高兴，叫警卫员牵过马来，又对赵红桥说：“前面有个小镇，部队要在那里休息一下。你到了那里，就留下来吧！”说完，翻身上马，一抖缰绳，那匹大白马撒开四蹄，欢快地向前奔去。

部队来到一个小镇。团部的侦察员，按照习惯首先找侦察股长赵红桥汇报情况。侦察员说，前面二十多里就是春陵城。据地

下党的同志介绍，国民党正在那里召集军政要员和土匪头目开会，任务是两个：一是想凭借武陵山的丛山峻岭、纵横江河，负隅顽抗；二是搜罗土匪武装，建立反共根据地。另外，驻守春陵的国民党一个军也调整了部署，把放在东北边那个师调到了西边，正在长岭岗一带构筑工事。

赵红桥打开了地图，校正着敌人的布防地点。他似乎有了什么新想法，突然在图上擂了一拳，卷起地图，就带着几个侦察员，顺着那条小街走去。街两边，指战员们在兴高彩烈地举行着庆祝开国大典活动：歌咏比赛啦，扭秧歌啦，时事报告会啦，故事会啦，到处是一片欢腾。赵红桥兴冲冲地加快了步伐，走出街口，看见团里几位首长坐在大樟树下，跟警卫连的战士一起。他走到团长、政委面前，报告了刚才得到的情况。团长立刻从参谋手里要过军用地图，展开在樟树下面的一块石板上。团的干部都围了上来。赵红桥把敌人兵力调整后的位置指给团首长们看。团长点点头说：“是的，是的。敌人用一个师守城，另两个师放在城外那些地方，看起来是为着打掩护，其实是准备开溜！”

团政委同意团长的意见，并且指出：从春陵城的敌情判断，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湘西策划着一个很大的阴谋。他们想利用武陵山区的地理条件，组织土匪武装，跟我们长期周旋。他建议兼程前进，抓住敌人。

团长征询着团党委常委们的意见。大家决定来一个长途奔袭，并且要求师的左翼和右翼部队加速前进，在天黑以前完成对春陵的包围。

因为国民党这个军的主力师已经过了清浪河，围城后，大部队面临河水，很难展开。赵红桥建议在围城的同时，应该出点奇兵牵制敌人。参谋长听了，立即点头说：“对！不怕敌人死守，就怕敌人逃跑。”他以为出奇制胜是一着好棋。

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同意出点奇兵。在讨论怎么出奇兵的时候，赵红桥又提出：趁着敌人举棋不定的时候，以乱对乱，

去一个步兵排，化装进城，里应外合，来一个心脏开花，打乱敌人的指挥系统，给主力部队创造围歼敌人的条件。团的领导经过研究，赞成这种打法。作战方案确定后，赵红桥站了起来，跟着就要求任务：“请团首长考虑一下，是不是让我带这个排去？”

“你？”政委犹豫了一下说，“你不是马上要去地方干校学习吗？”

赵红桥平静地笑了笑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首长，现在离报到时间还有三天，等打下春陵再去，也来得及。”

政委说：“同志，你是要一步一步地走咧！”

赵红桥爽朗地笑起来。“政委，你放心就是了。我看过地图，也计算过路程，打下春陵，从那里坐船，顺流直下，只要一天一夜就能赶到干校。我保证两头不耽误！”

团长用拳头捅了捅参谋长的腰，悄声说：“怎么样？你谈话的效果不错吧？”

参谋长脸上闪过愉快的神色，说：“是哇！赵红桥是个喜欢挑硬担子的角色。听他提建议，我就猜到他会来这一手！”

指挥员们又小声交换了一下意见。这时候，机要参谋送来了师里同意奔袭春陵的复电。团长挥了一下手，命令部队立即出发，快速前进。接着，清浪河畔就响起了一阵阵嘹亮的前进号声。参谋长大声对赵红桥说：“好，你带四连一排，插到敌人心脏里去！我们全团随后就到。”

打仗上了瘾，谁不想来一个锦上添花？赵红桥那两道又粗又长的眉毛扬了扬，心里那个乐劲，简直没法说！他送走那几个侦察员，甩开胳膊，就向四连的行军行列走去。

二营是前卫，四连却是营里的后卫连。赵红桥找到连长说：“刘振飞同志，团里决定把一排抽出来单独执行任务。你先派半个班，到后勤处领一个排的国民党军装，要快！”

四连长刘振飞一听，知道来了特殊的战斗任务。他望了望侦察股长，立即派出了半个班，跟着又大声喊：“通讯员，喊一排长

来，跑步！”

小通讯员向前面跑去了。不一会，他就跟着一个年轻指挥员跑了回来。那人身材魁梧，浓眉大眼，右手按着腰间摆动的驳壳枪，几步冲到赵红桥跟前，敬着礼说：

“股长，有什么情况？”

赵红桥打过招呼，三个人便向着一排走去。一边走，一边向他们交代任务。

一排长本名叫周铁军。因为他参军前打过铁，又因为他不管是战斗、工作，都有一股猛劲，大家都爱叫他“铁匠”。“铁匠”听说要奇袭春陵城，又来了抡大锤的劲头，双脚踩得地皮响。

在急行军的路上，赵红桥看见有一个背汤姆式冲锋枪的小个子班长，大声讲着话：“同志们，上级要我们奔袭春陵，因为那里的国民党一个军拉开架子要跑，抓住了这部分敌人，土匪就失去了一座靠山哪！”

赵红桥看到，战士们都挺起了胸脯，脚步迈得更有力了。

只听那个班长又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早一天打开春陵，湘西的几百万阶级兄弟就早一天获得解放！湘西是红军战斗过的地方，是块宝地！可是，这块宝地上现在还堆着垃圾，需要我们用铁扫帚将它扫掉，清好场地，垫好基石，往后好盖社会主义大厦！……同志们，加油干，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开路人哪！”

战士们望着前面的重重山峰，心里好象点起了一把火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向春陵挺进。

赵红桥指着那个班长问周铁军：“铁匠，那是谁？喔，是王豹吧？他是虎三班的班长，又是党支部委员，对吧？”接着他又对刘振飞和周铁军说：“真是一个小指导员！你们看，他多会做政治工作啊！一边在急行军，一边把奔袭春陵的意义给战士们讲得清清楚楚。一排长，你把全排的班长、党小组长找到一起，一边走一边让王豹给传传经，就在行军途中，把战斗动员搞好。我找你们营长、教导员去。”

赵红桥回到四连一排时，天色已经渐渐黑下来。部队抵近了春陵城东边的宝塔岗。这时我军右翼已经到达北边的子午台，左翼已经挺进到南边的猴儿崖了。远望春陵，象一片掉进丛山峻岭中的桑叶，清浪河从西往东流来，在南边造成了一道天然屏障。用条石砌就的城墙上，一个个碉堡在夜雾里隐约可见。国民党兵象幽灵一样在城墙上游荡着，偶尔放那么一枪，壮壮胆子。突然，山那边传来了飞机嗡嗡声。一排的战士们正在往身上套国民党军装，大家都向天空望去。只见西北方向出现了一架大肚子飞机，一直飞到城镇上空，接着就在这块小盆地上绕起圈子来。不一会，他们发现河滩上烧起几堆火。那架飞机越飞越低，从屁股上甩出一个个小白点。那些白点随风胀大，吊着一箱箱弹药，落进灰蒙蒙的夜影里。

敌我双方都在做着战前的准备工作。

赵红桥让战士们排好队，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，交代了注意事项，便出发了。

夜很黑，加上河里蒸发着水气，很快便把这一小块盆地罩紧了。只有那一线在暗夜里微微泛白的石板路，映出这一溜人影。突然，前面火花闪动，响了两枪。子弹的呼啸声从头顶飞过，大家立即闪在路边。赵红桥勾着腰，看着枪响的方向。不一会，就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。有条黑影往这边奔来，后面是两支电筒光。一个国民党兵在喊：“不准跑！抓住他！”脚步声越响越急，黑影越来越近，后边的电筒光在石板路上一闪一闪地划着圈，眼看就要照到战士们身上。城外的枪声也越响越密了。赵红桥攥着手枪，先放过那条奔跑的黑影，一抬手，“叭”的一枪，打灭敌人一支手电光，跟着是“咕冬”一声，头前那个追来的匪兵倒在地下。赵红桥挥手又一枪，后面那个匪兵身子一晃，骨碌碌向河里滚去。战士们看得清楚，不知是谁轻轻赞了一句：“嗨，不愧神枪手！”

周铁军带上来一个人。黑夜里认不清面孔，看穿着不象军人。赵红桥忙问：